

# 中医应对新冠肺炎的“三药三方”

廖省:林越

去年4月份,当“新冠肺炎”在印尼开始冒头时,我们学校的中国自愿者教师收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邮寄来的“健康包”,除了口罩等防护用品,还有几盒“莲花清瘟胶囊”。

近一年来,在雅加达、新加坡及北干等地亲友的关怀及供应下,我喝了十多帖中药汤剂,咽喉稍感不适时尽快服用两粒“莲花清瘟胶囊”,家中收好“清肺排毒汤”以备不时之需。还记得小时候,镇上河滨大道有两家中药铺,那高高、刻着药材名称的橱柜,浓郁而温馨的药味,店主祥和的言行,至今记忆犹新。可惜中药铺于4年前就相继歇业了。

《国际日报》2月17日刊载巴厘岛意如香学长的“中美关系对比”一文写

道:“中国新冠疫苗与欧美疫苗疗效的对比,中国疫苗高人一筹,越来越广受多国采用。”“更为可贵的是,中草药‘清肺排毒汤’与‘莲花清瘟胶囊’,已经被证明是医治新冠肺炎的特效药。”“印尼的事实也证明了,有众多的新冠患者,尤其是华人患者服用了上述两款中药后,都很快乐恢复了。”不禁击节称赞;被忽视的中国疫苗及中草药是该扬眉吐气了。

当中国根据稳健的规划、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研制“灭活新冠疫苗”,却被西方先进国家所鄙视、压制、抹黑。《罗盘电视》今年1月14日开播的政论节目中,老牌律师维多尔在佐科总统率先接种“科兴”(Sinovac)疫苗后,仍自以为是的表示疑虑,他认为,若是“中国疫苗”功效显著,为何还向西方药业公司采购疫苗,而把自

己次等的“试验品”卖给印尼?日惹市的迪尔达(Tirta Mandira Hudhi)医生耐心解释说,中国可能因人多,输入别国疫苗备用及研究那是国家策略。而“中国疫苗”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可靠产品。

之前,社交媒体上的确热传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订购大批德国BNT公司的疫苗,让人纳闷。台湾“疫情指挥中心”陈时中17日甩锅称,台湾买德国BNT公司和辉瑞疫苗“因中国介入生变”。当被问到是否因跳过上海代理商才导致破局?他支吾以对。国民党“立委”郑正铃质疑陈时中明知BNT公司将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代理权授予复星公司,却绕过上海直接与BNT洽购疫苗,“在商言商,哪一个代理商不会去跟总公司跳脚?”复星公司被反华势力用来“抹

黑”中国疫苗,却碰上“黑吃黑”的角色,我们等着看好戏吧!

再回过头看中医疗法。去年3月6日,湖北武汉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,相关领导介绍,中医药注重增强人体自身抵抗力和修复能力,使得中医药在应对病因不明确、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传染病时,有独特的作用,提供不一样的防治策略。对于普通患者,尽快使用中药,对于危重型患者,中医和西医专家联合会诊,中西药并用,发挥两种医学的叠加效应。对于恢复期人群,中药和针灸、按摩等方法并用,促进患者康复。

去年3月23日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上,国家中医药局领导余艳红说,在早期没有特效药、疫苗的情况下,总结中医药治疗经验,发掘古代名方,结

合临床实践,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“中国方案”,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、莲花清瘟胶囊、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、化湿败毒方、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“三药三方”为代

表的一批有效方药。这项报告迅速在中国各地推广、实行,成效卓著;也迅速被介绍到海外,造福华人社会。

9月8日上午,央视新闻“以国之名致敬英雄”报道,习近平主席向钟南山院士颁授“共和国勋章”,向张伯礼院士、张定宇博士、陈薇院士颁授国家荣誉称号奖章。其中,张伯礼院士因其特殊的“中医师”背景而显得与众不同,引起各国媒体聚焦。

张院士在武汉抗疫最前线奋战82个昼夜,从新冠病毒魔爪中抢救、救治患者。他提出“严格隔离,

普遍服中药”控制疫情蔓延;并坚定地表示:“我们没有特效药,没有疫苗,却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案。”张院士及其团队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以中医疗法为主,成功让564名患者实现零转重,零死亡,零感染的优异成绩。对重症患者,张伯礼提出“中西医结合治疗,优势互补,可以降低死亡率”的建议,也取得让人信服的疗效。

中国古代名医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及无数杏林高手流传下来的宝典秘方,千百年来已治愈了多少疑难杂症、伤寒瘟疫。上世纪“以血荐轩辕”的鲁迅先生因少年时父亲久病不治,对“中医”有些失望,而决定出洋学习“西医”;但若知道现代的“轩辕”子孙们竟能“中西结合”,开创医药的新天地,鲁迅先生必然老怀大慰、含笑九泉。

三宝堃:夏木匠

## 12. 万隆——印尼的巴黎

我们从车站回到家里差不多十点多钟,姑妈自顾自的整理行李和包袱,表妹则引领我到阁楼上一间房间说:“表哥,这是你的睡房,呃,不好意思,要你睡地板。”她把枕头被子略一整理,转头说:“我的睡房就在这房间下面,晚上需要什么就敲一敲楼板,我会上来。”招待得无微不至,就像是太太在伺候丈夫一样。我很感激,紧紧捉住她的手,由衷地说:“表妹,你辛苦了。”她抛给我一个媚眼,说了一声晚安,就跑回楼下去了。

今天实在太疲惫了,刚合上眼睛,朦胧间听到她还在哼着小曲,从楼板隙缝传入我的耳际。我想,这小妮子今天敢情是乐透了,想着想着也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懒洋洋欲醒还睡当儿,我隐隐听到有吉他声响起,声音仿佛飘渺遥远,凝神一听却依稀萦绕耳边。我悄悄拉开一隙房门一看,原来表妹坐在窗口旁,一边弹吉他,一边晒太阳。我暗地里想,表妹原

来也乐于管弦之道,这姐儿可不简单啊。我慢慢站到她身后静静地听她弹完一曲《o sole mio(我的太阳)》,就拍手叫好起来。她惊了一跳,随即转过身来,见了是我,便嫣然一笑说:“表哥,吵醒了你,晚上睡得可好?”“还好,不会是‘昨夜我为你失眠’吧。”我打趣地说。她撇一撇嘴,半拉着我下楼说:“快,我煮壶热水给你洗澡。”她含情脉脉看着我:“今天我陪你玩一个痛快,吃腌面,逛街,还有……”她不说下去,很顽皮地似笑非笑瞧着我。“你这么多样,还有什么更好的吗?”“呃,你真聪明,给你说对了。”她很认真会地回答:“是去看小姐美女。”我心想原来你也挺刁皮,好,就跟你胡闹下去,大家乐得快活快活也好。“那也好啊。我就不相信还有美得过你的女孩子呢。”我走过去,在她的鼻子捏了一捏,不知什么时候我竟学会了拍马。然而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,她挺一挺身,显示出苗条的身材,有哪一个女人不喜欢被人赞扬呢?

我匆匆洗完澡,拉起她的手说:“你说要请我吃什么面,哦,是腌面,那现在

# 我的故事

就去,吃完了,你还要带我去看……”我故意停一停,你看我我看你的,忽然不约而同,异口同声地说:“看美女。”两个人相对哈哈地大笑起来。

我牵着她,我们手牵手走在胡同般的里巷,里巷尽头是一间面食店,表妹要了两碗腌面,我一入口便尝出与三宝堃做的面果然有些不一样,三宝堃的面食店,好似还没有人卖腌面。

腌面这个小吃是客家美食的一个代表。

我向碗里看了一下,心想,腌面也不难做,只要把剁碎的蒜跟辣椒,放进放一点油的锅里,煎香后再将煮熟的肉丁、蒜末、鱼露、胡椒粉、盐等撒入盛面碗里,搅拌均匀即可。

腌面味感主咸,而中爪哇三宝堃一带几乎所有熟食主甜,自然食觉感官迥然不同,但可以肯定地说,它们有着异曲同工的一点,那就是很好吃。

我们走回原路,从胡同的另一个出口出去,便是万

隆通衢大道——西大公路Djalan Raya Barat。她与我向左走十几步,来到姑妈的摊子。姑妈在招呼买客,在称一颗木瓜,原来姑妈是水果贩,以卖木瓜为主。

这里水果是按斤重计算,不像中爪哇一带是以每一只计算(现在全是按斤重计算)。

我们走到姑妈的身边,表妹与母亲吱吱喳喳说个不停,只见姑妈微笑着直点头。之后表妹执着我的手,左右看了一会,便拉我过街,在对面兼卖肉包及烧卖的MY酒家,买了个大肉包。接着又沿路走过去,在不远处又有一档卖木瓜的摊子,表妹跑过去拉住一个人的手摇了又摇,嘴里直喊着:“爸。”我听了知道是姑丈,便跟着走过去,叫了声:“姑丈。”他有些诧异看定了我,这时表妹拉我向前对她父亲说:“爸,这是表哥,昨天跟我们一起来玩。”

我仔细端详姑丈,但见他很温和,讲话细声细气,有些帅气,他很和气地问我

家里近况,我照实一一回答。

姑丈这摊子档口,对街正对一家戏院,左右是大商店,菜馆银行,是在很热闹的通衢大道,所以生意做得还挺不错。

表妹逗留了一回,把手里的肉包交给姑丈,便对姑丈说:“爸,今天我不帮忙了,我要陪表哥去看……”她不说下去,向我做个鬼脸,拉着我的手就走。姑丈一头雾水,眼睁睁看着女儿走远了,他可能还在研究这到底是不是女大十八变呢?

别了姑丈,表妹一路有说有笑,不久走到一个十字路口,过了马路。这里已是万隆的繁华中心,路的两旁都是一间间既堂皇又华丽的百货商店,有时髦的成衣款式,有名贵布料、名表、外来皮鞋皮箱各种昂贵皮料制成品,名牌香水化妆品,形形色色,五花八门,枚不胜举。我们在不同的橱窗前来回观赏,当是在这条繁荣的大街做了一次巡礼。

我们彳亍而行,这条街中段有一弄堂,弄堂由这一头直通另一条大街的一头。弄堂里有数以百计商店、铺位、摊子,他们摆卖

各种物品、商品、食品、成衣、皮包、化妆品,形形色色,琳琅满目。而这些物品,色泽质量与前面沿街大商店、大商铺所出售的完全一样,只是在弄堂里买同样货式,价钱自然便宜得多。所以弄堂里忙忙碌碌,人来人往,生意非常蓬勃。

当然也有不少闲逛者或外地游客到来游览。太太、小姐、淑女,穿着时髦,坦臂露胸;环肥燕瘦,同时招摇,西施嫫母,竟艳夺丽,有单枪匹马的,也有三五成群的,结伴同行的,去了一班又来一班,可谓是美女如云,俨然是一场模特秀,而美女的确是叫人有一种享受。这些女人有的的确很美,令我眨一眼的看低了眼,表妹见我如此,气得在我手背狠狠地扭了一下,几乎让我失叫起来。

真摸不透少女心,是她拉我去看美女,我看了她又“妒忌”心起。

女人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动物。

万隆气候凉爽,景色优美,美食处处,美女如水。谁说雾里的万隆不能与巴黎相媲美呢?

# 风雨海洋公园

香港:东瑞

因疫情而休园五个月的海洋公园,终于在六月十三日重开了。

疫情令百业衰落,市面一派倒闭潮。曾经在二零一二年全年创下入园游客高达七百五十万人次(中国大陆游客佔50%,外国佔15%,香港本地佔35%)的海洋公园,2020年几乎到了无法营运的地步。如果不是立法局通过,特区政府注资五十四亿,以维持其一年的营运,不难最后成为香港市民脑海中的集体回忆,变成疫情中大型的“历史博物馆”了。

注资五十四亿,是什么概念?普通人很难设想,数目之大,仅次于2005年为了全新发展计划而拨款五十五亿的巨大数字。但那时是用于将原来的景点和各种设施从35个增加到80个,这一次是为了生存之救急。

为了吸客,海洋公园这次恢复开放初期,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市民的计划。成年人需要网上预约,三岁至十一岁小孩和长者则门票全免,随时欢迎,凭证件就可在公园指定售票处换入

场券和优惠游戏券。这个特别规定百年不遇,我们老俩口和五岁的孙女正合适,何况疫情宅家闷了大半年,目下疫情缓解中,我们遂决定带五岁孙女同游海洋公园一日。

从黄埔站出发到金钟,转南港岛线,一站就抵达海洋公园站。多年没来,占地91500平米、具有43年历史的海洋公园(1977年10月开幕)几度修复几度变迁,变得很生疏。出了地铁闸口,看到地铁出口处有海洋公园的牌子,我们请别人帮我们用手机按了一张。

时间未到十点,海洋公园前已经聚集不少大学男女生,也有父母孩子一家人来,估计是疫情中不需要读书的,像我们这样两老一少还是比较少。所见大小游客,大热天都戴了口罩。据说,香港特区政府有阶段地控制人数,会从初期的九千人慢慢开放到一万八千人。

没想到,就在此时。绵绵细雨飘洒下来了,大家纷纷撑起伞。我们到门口问服务员在哪里换入园券?不料服务员只随便瞟了我们的证件一眼,就掏出三套票给我们。包括门票和游戏优惠券。

我们随着人流走,过去都是先乘空中缆车飞到电动游戏设备集中地和海洋剧场,一旦风大雨狂,缆车就不是那么安全,现在可以乘海洋列车经过高峰乐园和抵达山下的海滨乐园。我们找到座位坐,孙女看到列车上方左右都有海底生物游动,非常好奇,感觉仿佛乘上一艘潜水艇经历一次海底历程,实际上那是多媒体的设计。列车仅五分钟就抵达海滨乐园。

不少电动游戏都集中在这一带,总称美其名曰“动感天地”。最刺激的过山车这一天就没开放,三百六十度旋转的摇摆座椅电动游戏眼观就很吓人,不时传来惊恐的尖叫,泰半都是年轻人上。身体有病的、长者和高度不足规定的都不适宜试。还有极地时速列车,没有过山车那样疯狂,非常受欢迎,家长可以陪孩子坐上,我们也试坐了。疫情大半年都宅家,长期静态,感觉车子模仿滑雪那么快的速度还是有点紧张。后来看到霹雳节拍,像在狂风恶浪上高高低低一抛一抛的,我们没敢再坐上去。摩天轮孙女不想坐,她刚刚坐过中环的摩天轮,倒是接

近门口的传统旋转木马,老少咸宜,排起长龙,不过旋转的不是木马,都是海洋中的生物。我们替孙女选了造型悦目的大海马,我抱她坐上去,她开心得不得了。疫情中,保持一米半的距离,隔开几隻生物才让游客坐上去。大约转了三圈就结束得太快了。幸亏所有电动游戏都不需要另购票券。

海洋公园的重头戏一向是在海洋剧场的海豚表演,当天三场,我们看十二点的,观众坐不满看台的四分之一。表演也只是简单的海豚跳跃、救人、摇尾再见几个简单节目,与全盛时期的出色精彩不能同日而语;不少食肆、游戏摊位也没开,看来疫情影响,元气大伤,还无法很快复原。

我们玩到下午四点,归途突然暴雨倾盆,躲在没有营业的食肆屋檐下避雨约二十分钟,半身都湿透了。园太大,我们无法全部都参观完,竟然也走了16500步,最后依依不舍离开了这曾经获得过全球最佳主题公园大奖的、最受香港人喜爱的多元化海洋公园,感觉到其潜力仍在,前景是无限的。

# 春天的脚步

香港:黄木通

牛主乾坤春浩荡,人逢喜庆气昂扬,春雷一声万物苏,百花齐放人和祥。万事如意全家乐,富贵荣华满室昌,莺歌燕舞迎新岁,丽日祥云福寿康!

# 旧岁换新年

香港:温开万

大年三十团圆夜作诗,愿疫情早绝,明天会更好。庚子疫情恶滔滔,周天寒彻木萧萧。熬霜梅花不惧雪,招引繁卉待春到。爆竹一声除秽岁,和风送暖见妖娆。万户千家瞳瞳日,总弃旧符换新桃。

